

朗纪山乡村人物系列之四

# “喷”将

□郎纪山

我们这里常把言过其实,说大话,自我炫耀的人称为“喷”将。学校的李天安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据说,李天安老师出身于富贵之家。他的爷爷读书识字,看问题很有眼光。他不像一般的土财主除了置地就是修房盖屋,而是供应孩子们读书。

旧社会,上学读书的花费是很大的,一般的农户都供应不起。听老一辈人说,那时,供应一个初中学生,单靠种粮的地主,没有工商业作支撑,那是如何也供应不了的。尽管李天安的祖上是小康之家,在村里也是数得着的大户,但由于他的几个叔伯伯姑姑们都上学读书,家产损耗就很大,有时甚至吃穿都很紧张。邻村的一个老财主动李天安的爷爷说,何苦呢!非让娃上学干啥?李天安的爷爷说:“我可不学你,叫孩儿们都成‘瞪眼瞎’。”

后来,也就是李天安初中毕业那年,我们家乡解放了。土改时,李天安的家被划为中农成分。这时,村上的人无不佩服李天安的爷爷有先见之明。

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儿,像李天安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少。国家正是用人之际,李天安的家庭成分又好,很快就被招用为国家老师。

李天安老师参加工作后,表现积极,还经常配合政府搞运动。在那个火红的年代,一切都充满着生机,李天安更是激情四射,街头搞宣传、写标语、办夜校扫盲、开批斗会发言等。整天忙个不停,处处都是他奔忙活跃的身影……

李天安老师虽说出身耕读之家,但祖上敦厚、持重的基因遗传给他的似乎不多,相反,稳重不足张扬有余;所到之处无不刻意表现自己,说白了,就是那种叫

作“一瓶子不满,半瓶子晃荡”的人。

李天安老师平时很注重穿着打扮,属于引领时尚潮流的人。夏天,白衬衣,扎皮带束外腰,很是惹眼。那个年代,手表很贵重,算是稀罕物。而他的手表带儿经常是松兮兮的,手表总是滑脱至手腕儿处,有意无意地将手臂向上抬一下。留个大中分头,镶了几颗金牙,一张口说话,便放出金灿灿的光,一闪一闪的。

遇着开大会,轮到 he 发言,还未走到主席台,就先振臂高呼口号,慷慨激昂,言辞激烈,洋洋数千言。

篮球场上,球只要到了他的手上,逮住机会就投篮。球抛出后,他的头、脖颈也随着球的弧线一个劲儿地偏歪,好像要用意念把球投进似的。可惜,他的球艺不精,常常十投九不中。

李天安老师课堂上用普通话讲课,只是很不标准,听着特别扭。讲课时的口型也极夸张,一张一合的,常常把口型保留几秒钟甚至更长。记得他读一首诗歌,其中有一句“掏不进满腹的贴心话”。他读这句末尾的“话”字时,嘴巴张得大大的,足有十多秒钟没有合起来,似乎要给学生留下很大的艺术想象空间。

闲暇之余,李天安老师爱与人“喷空儿”(聊天儿)。有一次,他给几位老师说:“像我这种老师,哪个学校都争着要。我能说能写,能唱能画,还会教体育。大家知道论文难写吧,我要是想写,一晚上能写好几篇!”

实际上,老师们都知道他的“水儿”有多深,就是他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。也就不跟他较真儿,都顺着他,任由他瞎胡扯。

李天安老师上学时读过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,常把一些精彩的描写景物、人物的片段用心背下来。与人闲聊时,有意无意

地往上扯。别人一接话,他就瞅准机会绘声绘色地背上那么几段儿,给人以读了很多书的感觉。久而久之,背的老是那几段儿,大家也就没兴趣听了。

人人都有表现欲,“喷”啥都中,但李天安老师有一个伯父早年去了台湾,在当时,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。李天安老师特好“喷”,不想连这也“喷”上了。常言说,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后来,“四清”运动结束不久,更猛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运动一开始,李天安老师就参加了造反组织——“二七公社”,并成为该组织的骨干。那时,斗争很激烈,与“二七公社”相对立的另一派组织“贫造司”就贴出大字报,揭发李天安老师有海外关系,是暗藏的“敌特分子”,李天安老师很快就被戴上一顶“灰色人物”的帽子,与“五类分子”仅一步之遥。

就是这样一顶帽子,一直压了李天安老师一二十年。从那以后,李天安老师再也没有瞎胡“喷”过,整天寡言少语,像霜打了一般,变了一个人。

后来,人们谈及此事,有人半开玩笑地说,别人的“五类分子”帽子是扣上的,而李天安老师的帽子是自己“喷”来的。

常言道:“病从口入,祸从口出。”今视李之所为,亦应验耳,后世之人不可不慎矣!

### 作者简介:

郎纪山,男,1962年生,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。近年来,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。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,他用白描的手法,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,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,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。



诗歌·花香水韵

# 过年(外一首)

□尹文阁

一到腊月  
年的脊梁弯了  
灯笼,挂在青砖瓦屋的门楣上  
照亮远方的雨水和未来的年景  
爆竹落下来,炸响在空中  
预兆着年的红火、幸福和甜蜜  
娘们围着灶台,默默祷告  
仿佛要把年的味道和心语都煮透

男人们啜口酒、抽袋烟  
把日子掰碎了细嚼慢咽,反复回味  
祖宗和神灵也回到了家中  
愣头愣脑的后生们一个劲地磕头  
从村东磕到村西  
磕得一村子的欢声笑语

偶尔一两声燕子的呢喃,像一道闪电  
羞赧的桃李也备好了春天的嫁衣

# 海带

每年年关将至  
母亲就会赶集买些干海带

等我回来劈好木柴  
堆在灶台旁,母亲就会把海带用水泡开,然后放锅里煮熟  
不一会儿工夫,一张张盛开的海带  
就被母亲整齐地晾挂在院子里  
像母亲年轻时浆染的粗布条  
也像瀑布  
水滴下来,落在地上

离家后每每想起,依旧发出滴答、滴答的回声

散文·百味人生

# 年味儿

□陈婧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首王安石的《元日》陪我度过了无数个春节。而今,又是一年春节时,我越过历史的隧道,进入迷雾般的森林,阳光照射处,过往的一幕幕层层打开,我嗅到了丝丝年味儿。

北宋,都城东京。  
我走在城中的街道上,耳边响着阵阵轰鸣的爆竹声,旧年的气息在这样的热闹气氛中一点点逝去。我感受到春日的光洒下,温暖了一方天地。百姓围坐一团,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美酒,也有人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,换上新的桃符。到处都是祥祥和和,一片欢腾,众人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,就这样,大家在和煦的春风里迎来了新年。不知道以后的元日,人们是不是还这样放爆竹、贴桃符?

20世纪20年代,浙江。  
我回到了故乡,参加了鲁镇年终的大典,迎神接福,只求来年有个好福气。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少不了供品,人们杀鸡,宰鹅,买猪肉,用心细细地清洗。等到煮熟之后,在上面横七竖八地插上筷子,这就是“福礼”。将福礼摆在案台上,在旁边

设烛台,点上香烛,请诸神享用。拜完便是放爆竹,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东西,年年都如此。但是不知道以后,人们是不是还这样摆福礼、拜神祭祀呢?

现代,山东。  
记忆中,小时候故乡过年,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,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,但因为这样包的饺子有一股铜锈气,无法下咽,后来就改用硬币了。孩子们都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,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,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,孩子们并不在意。有一些孝顺的儿媳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,给公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饺子,以博得老人的欢喜。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们过节包饺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这样做记号?

2017年,湖南。  
我站在衡阳站的站台上等车。偶然的一瞥,看到了一位父亲带着一个小男孩在站台上久久伫立,望着列车将要驶来的方向,站成雕塑。长长的汽笛划破天空,顺着父亲指引的方向,男孩儿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,掩饰不住的欣喜。车到站了,这列高铁只停留四分钟,我急忙提起了行李,仿佛车上载的是我整整一年的回乡

梦。众人在女乘务员的组织下上了车,唯独那位父亲和那个男孩儿没有上车。女乘务员一回头,看到男孩儿的瞬间就把他抱了起来,满脸幸福。透过车窗,我看到男孩儿将自己的作业本递给妈妈,上面写着“妈妈我爱你”五个字的拼音。和四分钟比起来,读尽这五个字所包含的感情,需要多么漫长的等待。

2018年,河南。  
都说年味淡了,其实,过年的记忆深藏在每个人的心底,还是那般的颜色,没有褪去。

过年了,变与不变的有很多:依旧是贴春联,但鞭炮禁了;依旧是祭灶,但已远离了封建迷信成了一种民俗;依旧是包饺子,但是更重视的是热乎乎的团圆饭背后洋溢的浓浓亲情;依旧是团聚,是瞬间的欣喜,但等待这一瞬间的可是漫长的年月。

我学过王安石的《元日》,拜读过鲁迅的《祝福》,品味过莫言的《故乡过年》,欣赏过陈可辛的《三分钟》。年味儿,在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味道。

不论时代怎样在变,过年的仪式感没变;哪怕你在天涯海角,回家过年的强烈愿望在每个人的心头。

过年了,有家人的地方,才是团圆。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,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:13938039936@139.com  
本版投稿邮箱:13938039936